

乌蒙文丛●夏天敏主编

# 穿透瓦房的阳光

沈洋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 穿透瓦房的阳光

沈洋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透瓦房的阳光 / 沈洋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乌蒙文丛 / 夏天敏主编)

ISBN 978-7-222-06207-8

I. 穿… II. 沈… III.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3934 号

责任编辑: 陆卫华

装帧设计: 孔祥武(昭通美克)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穿透瓦房的阳光

作 者: 沈 洋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http://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mailto: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00 千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昭通美克印艺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6207-8

定 价: 245.00 元(共七册)

# 来自生活的文思

## ——序《穿透瓦房的阳光》

彭荆风

如今活跃于云南或中国文坛的昭通作家们,多数是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完成中学或大学学业后,又回到农村工作过较长时间,也就对农村的人事既熟悉又有感情,能较敏锐地发现题材,并以他们娴熟、朴实的叙事方式,把读者引入他们所营造的、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和人物个性的艺术意境中去。即使是远离乌蒙山系的读者,也能从他们的作品中感受到那大山深处的人们,在不同事件中的喜悦、痛苦、呻吟。

这长久在农村生活中积聚的雄厚文学底气,是那些长久龟缩于斗室,只能迷恋蝇营狗苟的“作家”们所难以比拟的。

沈洋就是这样一位善于描绘滇东北大地的年轻作家。他的文笔朴实,感情真挚,更没有时下某些人以暴力、凶杀、淫乱猥亵情节来取悦读者的恶劣文风。他是以他所熟悉的生活来构思他具有独特情调的作品。这也是我读了他这本《穿透瓦房的阳光》小说集后的鲜明印象。

他这些小说多是按照中篇的体裁来写作,而中篇的基本要求又必须是具有较动人的情节和完整的故事。故事与情节的合理发展又必须围绕着主要人物来展开。沈洋是深明此理的,他每篇小说都着力塑造了一两个主要人物,例如那满怀美好希望进城打工,想成为一个城里人,却不幸沦为二奶的凤凰;那为了解开父母爱情悲剧而四处寻访的“我”;那为了完成初恋的意愿而不惜作出巨大牺牲的绍玲;那技艺高超却处境可怜的理发师;那被苦难生活折磨得面目全非的周琼;那满怀孝心还被同村亲友歧视侮辱的莽花;那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的山村教师吴立山……并以这些人物的活动,为我们展示了如今的滇东北农村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各种人物的幸与不幸。如果不是熟悉农村,不对这些乡村父老兄妹具

有深厚感情,是不可能写出这么多发生在这些人物身上的故事的。

中篇小说这一体裁的优点是能够给作者较多篇幅从容叙事、塑造人物、描绘场景,这当然得掌握有较丰富的素材,不然就会流于空泛。沈洋和昭通的一些小说作家更喜欢写中篇,也表明他们掌握的素材较多,袖长才能善舞。沈洋也确实给我们写出了不少有生活气息又有艺术质量的中篇,如那满含凄楚的《爱情之书》、写尽了弱女子不幸的《立碑》、那由万千爱心组成的《穿透瓦房的阳光》等篇章都令人读后长久感叹。

要写好中篇小说除了要熟悉所写的生活外,还得注意故事的布局,情节的合理安排,人物个性才能突出,引人入胜;写作中还可以借鉴短篇小说应有的简练,以及细节、悬念的设置;如果能多写些这种可以锤炼自己艺术表现力的短篇,在叙事过程中就会多有些神来之笔。

沈洋还年轻,冲击力正强,在写作的同时如能更用心研读文学经典,并广泛增加知识面,以提高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汲取能力,我想,他在小说的写作上还会有新的突破。多出作品,特别是多出精品,应该是我们每个作家不懈的追求。从沈洋的生活基础和创作实力来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并不太难。

这也是我的真诚祝愿!

2009年8月12日于病中

2009年10月16日修改

# 目 录

001/ 凤凰一梦

031/ 爱情之书

060/ 养母的宗教

081/ 最后的故土

106/ 太阳相伴

126/ 佛光

147/ 漫天黑发

160/ 平衡幸福

176/ 有个同学是干部

191/ 好日子从此开始

199/ 形同陌路

206/ 立碑

219/ 穿透瓦房的阳光

265/ 后记

# 凤凰一梦

## 1

接到凤凰电话那天晚上，我们一伙朋友正在歌厅飙歌。我喝了三瓶啤酒。三瓶本不算啥，可对于我来说就是挑战极限了。有点晕乎乎的，走路都在发飘。看着眼前跳舞的帅哥美女们像是一群发疯的妖魔。

凤凰说，哥子，我在乌蒙城，住在乌蒙宾馆。

听到凤凰的声音，我的酒醒了一半。歌厅里嘈杂，讲话听话都费劲，我就捂着手机跑下楼来。

哥子，听得见吗？

听见了，我马上过来，你等着。

我合上手机拔腿就往乌蒙宾馆奔去。

和凤凰分别已经半年有余了。这半年来，都不知凤凰在什么地方飘。偶尔接到凤凰一个电话，不是在广州就是在深圳的，像是满世界乱飞的小鸟。

乌蒙宾馆离我们唱歌的歌厅不远，就在斜对面的大街上。我一口气奔进大堂，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还没站稳，凤凰就风一样飘到了我的面前。见到我，凤凰高兴得像一只飞散又费尽艰辛再次归队的小鸟。高兴得手舞足蹈，笑得灿若朝阳。

不过在大堂柔和的桔黄灯光下，我一眼就发现了问题，那是再灿烂的笑容都



没法掩盖的事实。我感觉到凤凰轻薄得像是一张即将随风而起的纸片，那纸片由于长期在风中飘荡，浸雨沐风，变得更加的单薄了，更加的脆弱了，更加的苍白了。

妹妹，和我们一起唱歌去吧！我知道凤凰最喜欢唱歌跳舞了，她的歌声在凤凰县堪称一流，深情、温婉、动人、穿透，唱得凤凰县城如沐春风，如淋春雨，唱得凤凰的夜晚浪漫而温馨。凤凰的舞跳得好极了，她的腰极细，极柔软，个子高挑，天生就是块跳舞的好料。也难怪，凤凰县大凡来了省里市里的重要领导，都要把凤凰喊去，去做礼仪服务，去敬酒，去唱歌，去跳舞。

有多年来自底层摸爬滚打的经验，仅凭直觉，我就能猜到，凤凰其实过得并不好。不过，我不想在凤凰远道而来见到我的欣喜时刻去刺痛她内心的隐痛，我想既然是在乌蒙城了，就应该尽量让她高兴，给她制造点快乐，也不枉做一回哥子。

在这里要特别交代一下的是，凤凰其实和我无亲无故，可在我的心目中，已胜过了亲妹妹的感觉。我随时都有种想站出来要保护她的那种冲动。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才气很有修养很清纯很善良又很受伤的人。我疼她。而且我对她不会产生任何一点邪念，这一点，我的朋友黄人不信，他一直在拿我和凤凰开玩笑，老是扯在一起，让我很恼火。我倒是在江湖上行走多年的人，脸皮很厚的了，关键是我怕黄人伤着凤凰妹妹。我要说的是，凤凰是我在凤凰县认下的一个义妹。

## 2

与凤凰的相识很巧。也许是前世注定的缘分。

去年冬天到凤凰县出差，我的一个朋友开了一个歌厅，我去了，他自然很高兴，喝了很多酒后，又把我和黄人生拉活扯拽去唱歌。后来我就在睡眼朦胧中看到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没等我定神，同学洪亮就把那美女一把拉到我的面前，说这是凤凰，我的朋友，凤凰县的头号美女，今晚特意请来陪陪两位哥子。在酒精的作用下，人看上去就更加的美了。眼前的凤凰眼媚、脸俏、发秀、苗条、细腰、丰乳、肥臀，走起路来像跳舞，性感极了。凤凰表情丰富，含情脉脉，有种要化人的感觉，实在是太雷人、太美了，美得有些艳了，美得我的酒都醒了一大半。

洪亮说，凤凰，这是我的同学阿阳，你就叫他阿阳哥得了，来陪阿阳哥喝两杯煮啤酒。

凤凰这地方夜生活丰富，深更半夜的半城人还活跃在夜市上，吃烧烤、喝啤酒、唱歌跳舞有的是玩场。尤其让我开眼界的是，这地方的人喝啤酒要过煮，几瓶啤酒倒在锅里，配以大枣和冰糖，煮得个沸气腾腾，酒精就全蒸发完了，那酒看上



去温黄温黄的,雾气茫茫的,喝在嘴里温温润润,沁人心脾,疲劳顿消,那种感觉真是爽极了。

凤凰和我是第一次相识,但她一点也不腼腆,大大方方的,一头秀发从肩上垂下来,两只大眼睛比蒸发掉酒精的煮啤酒还要清亮,仿佛能照见对面人脸上的雀斑。虽是个小县城女子,看上去却有着都市靓女的时尚气质。这小女子不一般。当时我在心里给她定了这样一个位。

来,哥子,小妹敬你,你们远道而来,为你们接风。

啊啊啊,我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见凤凰双手举着一杯还冒着热气的煮啤酒,一双又大又圆的水葡萄一样的眼睛看着我,反倒被她看得不自在起来。

我一时手足无措,可能是先前在饭桌上喝了三钢化杯白酒的原因,手脚一点都不听使唤。我想人家一个小妹来敬酒,你不能拿架子啊,得尊重人家,就准备站起来回应一下。我能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酒还是多了,站起来根本就找不着北,一个踉跄就差点摔倒在地了,还好凤凰扶了我一把,才终于站住了脚。这一踉跄,我的酒就醒了一大半,自觉失态,心里感觉很过意不去。跟我一起去的黄人见我这样子,就在一边损我,说还是注意点形象,不要一见美女么就扑上去,这样不好。说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凤凰就抢白道,不怪人家哥子,他是拌到茶几了,人家没站稳,哪有你说的那么坏。黄人见自己说的话引起了美女的注意,就愈加得意起来,说阿凤,你不晓得,你这个哥子可是个遍地洒网的人,你可要当心点。你没听说过吗!越是老实人,越干大事情呢!

我就对凤凰说,不要理他,狗嘴吐不出象牙来,来哥子敬你酒。我说着就抬起酒杯来和凤凰碰杯。凤凰赶忙弯腰作谦恭状,说哥子,你是客人,是哥子,该我敬你,莫整反了。来我先干为敬。凤凰说话间,一仰脖一杯酒就灌进了肚里。看得出,凤凰是个性直的女孩,是个极豪爽的人。

喝了几杯啤酒之后,黄人的兴致就起来了,一连串点了他妈十几首歌。像杀猪一样瞎吼一气,挣得脸红脖子粗的。黄人历来是个爱表现的人,尤其有美女在场就更不得了了,不亮上几嗓,好像就不是男人样,唱不起了就反复拼着和凤凰喝酒。然后又拉着凤凰跳舞,跳了一曲又一曲,以为自己就是个永动机样的。

黄人不光缠着人家跳舞,还大声武气地说了一个荤笑话,说有个领导来凤凰县检查工作,晚上县上的领导为了讨好他,就叫了一帮子机关上的美女来陪他跳舞。因为来的美女多,加之那个领导也好跳舞,所以一进场就没歇过气。接待处的一位漂亮女人在和那位领导跳舞时有点紧张,想着人家是大领导,讲话不知讲啥,不讲点啥又不好,就无话找话地说:领导真是厉害啊,雀雀(曲曲,凤凰县方言读雀雀)都在跳。把那个领导说得脸一下子就红了,还以为自己真的失态了,怎么会闹出这种玩笑呢!那曲完了之后就再也不跳了,最后,舞会也不欢而散。

黄人是个最善于调气氛的人，好像他这人生来就是逗别人高兴的那种。黄人的荤笑话一讲，果真“笑果”明显，笑得我的朋友洪亮都喷酒了。我晓得黄人的意思，龟儿又在发美女疯了，这不是在诱惑凤凰吗？你看凤凰笑得个前仰后合，笑得差点都背过气去了，天真得要命。说实话，我不愿意让黄人和凤凰处久了，我担心这家伙迟早要引诱凤凰的。凤凰太美了，美得没有一点安全感。

### 3

凤凰出生在凤凰山下的村庄。

凤凰出生的前夜，凤凰娘水秀梦见了一只腾飞的金凤凰。凤凰娘水秀在女儿出生10天后，就拉着丈夫火急火燎地抱着襁褓中的婴儿找到了解梦人牛半仙。牛半仙神神道道地闭着眼睛说，梦见凤凰，主吉祥，好兆头啊！好兆头。水秀夫妇还要再问，解梦人牛半仙就止住了，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天机不可泄露。

水秀丈夫听后大喜，就给女儿取名凤凰。

凤凰山多树、多石、多水、奇美。凤凰更美，从小就很美。美过头了，美得让村里男人们都不敢正眼看她，美得让凤凰村的人都不相信那是水秀生的。

水秀这寡妇啥样儿啊！瘦得皮包骨头，寡骨寡脸的，走起路来像个憨鸭子，一拊一拊的，像拧干水的腌菜，风一吹就飘起来了，就凭她那枯样，能生出凤凰这样水灵的美女吗？不可能，简直是饿老鹰想吃天鹅肉呢！

这真是瘪瘪骡马下好儿啊！凤凰村的人只有感叹的命了！

这天夜里，凤凰也做了一梦，梦见一只金光闪闪的凤凰从她家的瓦房顶上穿云破雾一直飞上蓝天，那舞姿可美了，像一个仙女，穿着华服，在身上每一处合适的地方配满了金银首饰，那长长的羽毛像仙女的水袖一样在天空中自由飘逸，柔美而华丽。可突然间，一个惊雷，那凤凰就不见了，像一阵风似的飘散在空中，一点痕迹也没有。正是那个惊雷，把凤凰给惊醒了，凤凰感到口干舌燥，嘴里像要起火一般的焦渴。凤凰嘴唇乌青，全身直冒冷汗，抖成一团，惊恐万状。

凤凰想，这梦是不是预示着什么？

那夜，凤凰再也不能入睡了。她披衣起床，轻轻拉开门，生怕惊醒了母亲，母亲劳累了一天了，白天干农活，晚上八九点钟了才能回家，回家后又是喂猪又是收拾屋里那些无休无止的杂事，每天凌晨二三点钟才能睡下。第二天天不亮就要起床下地，实在是太辛苦了。想到母亲，凤凰心里就说不出的痛，自从五年前父亲在广州打工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摔死后，母亲就一个人支撑着这个家。如今，母亲里里外外一把手，轻活重活一人挑，家里还有两个弟妹在县城里读初中。这日子何时才是个头啊！而自己呢！今年高中毕业本来已经考上了一所三类本科大学

了,可是家里这种条件,又怎么能够负担得起呢!再说现在闲着的名牌大学生、研究生找不到工作的都还很多呢!自己即便读完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呢!想来想去,凤凰下定了决心,这书是肯定读不成了,而以后的路,又将怎样去走呢?在农村和母亲一起种地,还是到凤凰城里去打工?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再加上刚才梦里的凤凰和那个能吓破人胆的惊雷,更是让自己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

凤凰摸着黑来到门外。夜静更深,月儿高悬,偶有风儿从身边掠过,远处传来阵阵松涛,一切都是那样平静。眼前的景致没梦中的美妙,可平静而温馨,梦境中那些美轮美奂的景致是很漂亮,可那惊雷实在是太吓人了,人的魂魄都像要蹦出来一般。眼前是缥缈缈缈的大青山,黑沉沉的大松林,门前是暗影绰绰的菜园地。有蝥蛄和青蛙的鸣叫随风飘散,有松树林在风中的鸣响,有村头流动的哗啦啦的水声。这种田园味极浓、极安静的氛围,多少冲淡了凤凰梦中惊雷带给她的惊惧。凤凰能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跳正在慢慢平息,归于平静。

凤凰明天要去县城卖菜,卖菜可是凤凰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凤凰自己都暗自庆幸,要是自己家离城再远一点,那就连上城里卖点小菜这种营生都做不了,那不知这个家咋个过呢?凤凰也不想回去睡了,反正也睡不着了,凤凰就开始在月光下拣菜,那是母亲昨天晚上睡前整理好堆在屋檐下的。通常情况下,母亲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把那些白菜、芹菜、茴香之类的小菜整理好堆在屋檐下,上面用一块浸满水的湿毡子盖在上面,以保持一定的湿度。凌晨五点左右,就要翻身起床,把那张湿毡子揭开,再把那些小菜的边叶剔除,用谷草扎成一小把一小把的,看上去清清秀秀,整整齐齐。凤凰娘水秀是个做事麻利、整洁、干净的农村妇女,尽管家境再不如人意,尽管自己的身体再差,哪怕病得走路都打窜了,也要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上街,水秀经常给凤凰说,儿啊!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不管走在哪里,要打起精神来,不要麻麻喳喳,污里包糟的。这话凤凰听进去了,凤凰从小在凤凰村就是个爱干净的姑娘。小时时常扎两个羊角辫,直立冲天的,看上去可爱极了。稍大一点,就梳两条大辫子,长长地拖在身后,把本来就长得清清秀秀的凤凰映衬得更加妩媚了。现在离开学校了,凤凰就学着城里的姑娘,剪了个时尚的披肩发型,前面的刘海剪得齐整整的,使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更加的突出,更加的漂亮了。

凤凰做事的麻利,也一点不比水秀差。凤凰坐在月光下,极认真、极仔细地拣那每一匹菜,把每一片黄叶、烂叶都给拣丢了,再用谷草学着水秀的样子,把屋檐下那一大堆昨晚砍回来的蔬菜给扎完了。凤凰又找来挑篓,把地上的白菜、茴香和芹菜分门别类地装好,码得整整齐齐的。

手上做着理菜的活儿,凤凰的心事就像河里的浪子,一浪跟着一浪地流走了,凤凰不再惊惧了,凤凰又期待着新的一天的到来。当太阳露出一线光芒时,凤

凰就和娘一道，各自挑着一担挑篓，朝着凤凰县城的方向进发。凤凰村离凤凰县城也不远，就五里路，如果不是肩上挑着一担菜，走路也就是20来分钟的时间。这条路对于水秀来说，都走了半世人了，就是对于凤凰来说，也走了18年了，18年啊，足以把一个女孩走成少女走成女人。所以，对于水秀和凤凰来说，这条通向县城的路，简直是熟得不能再熟了，哪里是河哪里是湾哪里是坎，闭上眼睛都不会绊一跤的。走在这条路上，水秀想了半辈子的心事，盼了半辈子，苦了半辈子，累了半辈子，喜怒哀乐浸透了这条路的每一粒尘埃，每一条溪流。对凤凰来说，更是一条希望之路、失望之路、伤心之路、彷徨之路。

凤凰从小就盼着能从这条路上走出去，走到县城，走到省城，走到北京走进清华北大，成为一个公家人，成为一个城里人。到那时，在菜市场卖菜的就不再是自己了，而是自己可以悠闲地在菜市上闲逛，买点自己喜欢吃的蔬菜，回家去系上围腰下厨，给家人做一顿美味可口的饭菜，也尽尽自己的孝道。凤凰想，要是能实现这个梦想，自己去菜市买菜，永远也不会去剔除菜农的边叶，决不能像那些城里人一样，一分一厘地往下压价，压到最低了，还在拼命往下压，还要无休无止地剔除那些绿茵茵的边叶，剔得只剩下一点点菜心了，都还不放过，真是让人心疼啊！

太阳光一丝一丝地破云而出，像金黄色的丝带一样挂在水秀和凤凰身上，使得她们挑篓里的菜和她们的身体都像是上了一层金边。而且这金黄色的光环还一直不停地在山道上移动，成了凤凰村到凤凰城的一道亮丽景观。

水秀说：儿啊！你歇歇气再走吧！妈都累了，你没有挑惯，一定是很累了，我看你脸上都没有一丝血色，白刷刷的。

凤凰和娘一起出来卖菜也不知多少次了，又不是走了一次两次的山路，都数不清了，可凤凰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沉重过。凤凰感觉到全身乏力，直冒汗。心里也乱烦烦的，说不清在想啥，好像什么也没有想，又像是什么都想了，想得怪复杂的。凤凰想到了自己未来的出路，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要咋办了。反正书是读不成了，即便娘咬牙切齿地对她说，只要她读得走，就是卖血也要供她。可凤凰咋忍心让妈一个人承受这个家庭的重担啊！凤凰就连自己已经考上大学的消息也没有给娘说。读完大学至少也得5万元呢！5万啊！娘就是卖完山堆一样的菜，也攒不够啊！凤凰不想让娘一个人在这家操劳啊！

凤凰对娘说，娘，没啥，我主要是昨晚上做了一个梦，老在想这事。凤凰就把自己昨晚做梦的情境和娘说了。水秀听后，先是高兴，随后就皱起了眉头。嗨，不对头啊！被雷公公一炸，这凤凰就跑了，啥意思呢！水秀就放下挑篓，将一根扁担竖起来，双手撑在上面，站在山路上眯着眼想这事。凤凰也放下了挑篓，手里的扁担也像母亲的样子，竖在地上，支撑着已经累得不成的身体。

水秀说,凤,等卖完菜后,我带你去找牛半仙算算,准得很呢!听说去找他的人可多了,还排队呢!

妈呀!你也是,有啥算场,我书也不读了,不就是跟你在家种地的命,未必上天还安排我去上大学不成。莫去算了,我听说很贵的,10元一个呢!凤凰回答道。

水秀伸手抹了一把汗后接着说,10元就10元,提前卜个凶吉,也好有个防备,不然懵懵懂懂的,有个啥闪失都不晓得呢!

凤啊!我也觉得奇怪,不晓得咋的,我们家与凤凰不知是哪辈子结下的缘。我生你的前夜,就梦到一只金凤凰从天上飞到我们家的堂屋里,那凤凰可漂亮了,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羽毛,全身闪着金光呢!那夜我睡得迷迷糊糊的,一直没睡好,第二天鸡叫时候,你就出生了。顺产,就几分钟时间,你就出世了,我也没遭多大的罪。你爹说,这梦可是个吉兆啊!凤凰可是个吉祥物,所以你爹就给你起了个凤凰的名字。你爹对你可巴心呢!指望着你一定会有好出息呢!凤啊,我们家一直不顺,你不晓得,我生你姐时那种痛啊,像钝刀割肉,疼死了,后来还是你爹找人用担架把我抬到县城医院,才保住我一条小命,可怜你那姐姐啊,硬是给闷死在肚子头。水秀说着眼里就闪动着泪花,抬起头看到凤凰也一副幽怨、很心疼很痛苦的样子,水秀才又调整表情,用衣袖揩了揩眼泪,对着凤凰笑了笑。可那笑一点都不自然,像是在哭。

水秀反过来安慰凤凰说,凤啊!你看我,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老是在提起,看,娘又惹你难过了。不说了,走吧,进城,整晚了今天的菜就不好卖了。

水秀和凤凰又挑着菜朝着凤凰城里的方向奔去,那金色的阳光在他们的身上绕了一道金边,远远地看去,像是两个移动的菜堆,又像是两只即将起飞的凤凰。

#### 4

凤凰县城虽小,但再小也是城啊!在凤凰的眼里,四周长满杉树林的山,雄奇、青翠、幽静,像是一队列成圆形的卫兵,日日夜夜守卫着县城。那些房屋,清一色的砖房,大都是五六层高的建筑,最低的都是二层,房顶的设计还吸收了欧洲的建筑风格,尖顶配上圆弧形的门窗,墙面上贴了仿古的瓷砖,整个小城的建筑看上去就古色古香的,还真有点凤凰高中时学的美术教材上的那些建筑呢!街道也全部铺了青石板,有些返古的味道,看上去宽阔大气,街的两边,是两排苍翠而气派的绿化带,绿化带的旁边,还流淌着一条清清的小河水呢。这是一个多么充满诗意和浪漫情调的小城啊!小城里行人如织,各种车辆穿梭来往,一派繁华景象。那些穿着时髦的男人女人们,个个意气风发地走在街上,看上去都气质非凡,



个个都如鱼得水。凤凰想，自己小时候进凤凰城时，全城清一色的土墙瓦房，街上到处都是灰头土脸的。可才几年时间，自己在逐步长大，却一事无成，而小城却是一天天年轻，一天天漂亮了。凤凰在内心中暗自感叹，这才叫城市啊！这才是自己向往的地方啊！

凤凰自己都感到惊奇，自己本一个农家女，咋就不切实际地喜欢上了城市呢！喜欢看城市的街景，喜欢听城市的声音，喜欢闻城市的味道，喜欢城里的一切，凤凰甚至想到在城里找个男朋友的事呢！凤凰想着想着自己都脸红了，并在内心中告诫自己，凤凰啊凤凰，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啥嘴脸，一个土里叭叽的乡下丫头，竟然还敢做白日梦。

正在凤凰沉浸在美好的想象中时，凤凰看到眼前十几个菜农挑着挑篓狂风一样从身边刮过，凤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地震了还是打架了，凤凰正疑惑间，几个城管早已朝她冲过来，一个肩膀上戴红袖套的大胖子跳起来一脚，就把凤凰担子里的菜踢得满地都是，并大吼一声，扯鸡巴蛋，老子说了一百遍了，你妈臭烂尸还是不听，今天省上来人，你不想活了，叫你们挑远点就是不听，给老子滚蛋，滚得越远越好。

凤凰被吓得七魂出窍，站在地上呆若木鸡，一句话也说不出，全身抖成一团。对于这些城管的混混，凤凰是早有领教的了，就在去年底，凤凰娘水秀上街卖菜时，被一个城管的小混混摔断了秤不说，还出手打了水秀的脸，打得鼻青脸肿，眼里都浸了血，回家养了好几天伤，眼睛才能睁开，母亲为此哭了两天两夜。凤凰早就听说了，这两年在搞什么招商引资，要树什么城市形象，城管办的就招聘了一大批流氓地痞天天撵街。小贩们怕城管，就像老鼠怕猫，哪怕是见到城管的一只手臂，哪怕刚卖出去的菜还没收钱，哪怕是大老远听到城管的一声吆喝，甚至看到街上有人在奔跑，小贩们就顾不得那么多了，不打听不等待不观望，铆足劲挑起担子推着三轮车拔腿就跑，常常弄得整条街上人心惶惶，到处乱成一团。

待城管的都转过另一条街了，凤凰才清醒过来，才又想起娘来。凤凰就四处搜寻母亲的踪影，凤凰急得直喘粗气。到底母亲这会在哪儿呢，她的菜会不会也被城管的踢翻在地，要是那样，母女俩一天一夜的辛劳就白费了，要是那样，不知母亲会是怎样的难受。正这样想着，凤凰就看到了母亲，母亲蜷缩在一个垃圾桶脚下，头发散乱地披着，衣服也扯掉了两颗纽扣，衣襟披着，嘴角还抹了一片血迹，那一担菜哪还像菜啊，撒得一地都是，街反而不像街了，倒是像刚被猪儿糟蹋过的一片菜地呢！看到眼前的情景，凤凰的心在滴血，针刺般地疼痛，这种疼，既是疼眼前撒满一地的蔬菜，更是疼受伤的娘。凤凰来不及多想了，凤凰飞快地冲到娘的身边，蹲下身去把娘扶了起来，娘气得脸青面黑的，眼神暗淡无光，娘用手抹了一下嘴角的血，那血就浸开了一大片，把个下巴染得红红的，看上去更加的

吓人。凤凰就掏出手帕，轻轻地为母亲试擦，眼泪就止不住下雨样的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妈啊！给是他们打你，这些人简直是土匪头子了，人家土匪还会劫富济贫呢！

儿啊！莫讲，讲不得啊！你没见到他们那种凶样，这些人可是得罪不起的啊！你我孤儿寡母的，过过平安日子算了。唉，称也被他们没收了，不晓得要咋办呢！

凤凰说，娘啊，现在还想这些做啥，天无绝人之路，会有办法的。走，我们回去算了。

水秀不走还不警觉，刚一挪动脚步，就疼得龇牙咧嘴的，忙用手去撑住膝盖，根本就走不动了。

凤凰一下子急了，问水秀，娘，是不是你的脚受伤了。

水秀说，刚才乱成一团的，是有点小子踢了我一脚，刚才是木的，没反应过来呢！哟，好疼好疼。儿啊！你不要扶我了，让我蹲下来歇歇可能就好了。

水秀骨折了。这是后来到了医院才知道的。

人生中的拐点，总是那么神秘莫测，总是那么充满变数。

就在娘被城管踢那一脚的瞬间，凤凰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拐点出现了，这个拐点对于凤凰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拐点。

围观的市民越来越多，看到水秀伤成这样，人们都表现出了同情之心，就连几个经常给水秀买菜都要把边叶剔得只剩下点菜心的那几个老婆婆，也一个劲地骂城管的不是人。

有人说，水秀在这街上卖菜都几十年了，凤凰城的人哪个不认识她，人家那么善良的一个农村人，欺侮人家做啥嘛，这些城管的也太不叫人了。

有人说，凤凰，你读的书多，写个状子去告县长，让他们好好管管，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还容得这种烂杆水，太不像话了。

人们不知都说了好多个主意，凤凰都记不得了。看到眼前母亲这样子，凤凰心疼得要命。凤凰还真是动了要去告那些城管的念头呢！

正在凤凰心烦意乱之时，一辆黑色的轿车吱嘎一声停在了旁边，凤凰一惊，以为城管的又来了，抬起头来张望了一下，只见一个近30岁模样的小伙子扒开人群朝着凤凰母女走来。那男人剪一个平头，脸方方正正的，穿一身体闲西装，花格的，扎一条暗黄色的领带，一双锃亮的尖头皮鞋在太阳光下直耀人的眼。凤凰先是以为这男子是城管办的，说不定又要来找麻烦了，心里一阵紧张，谁知，这人面带笑容朝自己走过来，完全就是熟人的样子。凤凰也觉得奇怪，这人看上去是有点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的样子。正疑惑间，那男人在凤凰母女面前坐了下来，并问到，凤凰，娘伤得咋样，凶不凶啊！凤凰一下就更加奇怪了，这人是谁啊！怎么知道自己的名字呢！水秀也问，凤凰，这位哥子是你的同学吧！凤凰还没有回



答,那男人就抢先回答了水秀的问题,说是的,是的,大娘。凤凰也没说什么,她现在都还在疑惑,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眼前这男人到底与刚才那伙人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会认识我的名字,凤凰吃惊不小。

他是谁,来做什么,好人还是坏人,是不是城管办的人,会不会再找我们的麻烦?这些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地涌上凤凰的心头。

可常规的思维方式还是出乎了凤凰的意料,事实并非凤凰所料。

那男人说,凤凰,赶紧把娘送医院去看看,看伤到骨头没有,时间耽搁久了就糟了。那男人一脸焦急的样子,忙着伸手去扶水秀,边扶边对水秀说,大娘,我扶你起来,到医院去看看。

听到身边这男人说要送自己上医院,水秀有意识地朝外面让了一下,不让那男人扶。

凤凰也觉得奇怪,像是在演戏,一会是娘被城管的打了,一会又是有人要送娘上医院了,凤凰觉得像在做梦。

水秀伤得不轻,她本欲站起身来让开身边这男人,可是脚早已不听使唤了,刚一站起就一个趔趄朝地上摔。

凤凰赶忙一个箭步跨过去,用力挽住了娘。

那男人也赶紧伸出手来扶住娘的肩膀。说对不起,我有点冒昧了,让你老人家摔了一跤。大娘,你不要害怕,我叫简明,就住在城里,刚才听说你们被城管的打了,就特意过来看看,没有别的意思。走吧,我送你去医院看看,不要计较那么多了。

来,凤凰,我俩托住大娘,把她扶上车去。

凤凰愣了愣,怯生生地站着没动,眼睛胆怯地看了看简明。

简明说,凤凰,别愣了,还站着干啥,你看大娘都站不起来了,还不赶紧送她上医院。

说到上医院,凤凰下意识地拧了拧自己的衣袋。这一拧,正好被简明看见了,简明知道凤凰在担心钱的事,就对凤凰说,没事的,先检查一下再说,其他的事我有办法。

水秀疼得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凤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救娘要紧,就和简明一起,把娘扶上了简明的黑色轿车。

把水秀和凤凰安顿上车后,简明却并没有上车,而是返回街面上,把娘和自己的挑篓及扁担捡回来放在了轿车的后尾箱里。简明所做的这一切,凤凰全看了眼里,凤凰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她只能说出两个字,感动。凤凰实在是太感动了。也正是从那一瞬间,凤凰对眼前这个穿得金毛亮板的男人另眼相看了,在凤凰眼里,简明不再是她想象中的那种花花公子,也不是像刚才城管的那

## 5

些混混了。简哥啊，你是个多么细腻的男人啊！凤凰第一次对一个陌生男人使用了哥这个字眼，凤凰自己都觉得有些奇怪，什么时候，简明竟然变成自己的哥了？凤凰的脸一下子就红了，红到了心的深处。

凤凰娘水秀骨折了，现实残酷啊！凤凰娘俩愁眉苦脸，一是没钱住院，二是家里的三头猪没人喂，家再穷那也是家啊，得有个人打理。

医生说，起码得住上半月，腿上要打石膏，不能随意动了，得好好养病。

水秀坚持不住，水秀说，屁大个事，还住院呢！上回二柱子家妈骨头都断成三截，还不是照样在家里头养着，找了点草草药治治就好了。

凤凰心里明白，妈是心疼钱，骨折又不是感冒，过几天自然会好，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哪能像娘说的那样简单。凤凰暗下决心，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娘出去，要是娘有个三长两短，那这个家就全完了，咋向九泉之下的爹交代呢！不过凤凰窝着一肚子的火，她愤恨那城管的混混。她想去上访，可是娘不准，每次要去都被娘死死地拉着，娘哀求地对凤凰说，儿啊！算了，人家是公家人，咱一个小农民惹不起人家，你没听说上次村里的三鼎家爹带着几个人为了村里征地的事情去上访都被关起来了，至今都还没出来呢！听说他有个侄儿在县城工作，找了好多人，送了好多钱都不起作用。咱家孤儿寡母的，就过点清静日子算了。娘说得鼻子一把眼泪一把的，见娘这样子，凤凰的心就软了，凤凰想想娘说得也有道理，自己在这个社会上，就像一只小蚂蚁一样微小，尽管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可自己又能怎样，你去和那些强大的人去较劲，那不等于是拿鸡蛋去碰石头吗？这样想着，凤凰的心里就愈加的烦乱，愈加的悲凉。凤凰连自己都不知道想哪去了，呆呆地坐在娘的病床边上，一下子拿不出个主意来。

这时闻讯赶来的弟弟和妹妹推开门冲进病房，见母亲的腿上打着石膏，伤成这样，急得猴样的，弟弟和妹妹忍不住哭了，哭得很伤心。凤凰见弟弟妹妹如此样子，觉得好可怜的，忙把他们揽在怀里，拿出手帕为他们擦脸上的泪水，并安慰弟弟和妹妹别哭了，娘的伤过半把月就会好的。

简明则像是水秀的亲儿子一样，乱出乱进的，一下子去叫医生，一下子又去提水，忙得满头满脸都是汗，简明坚决不让水秀出院，简明说，大娘，你就住下来吧！你这腿可是动不得了，我问过医生，医生说至少要休息半个月才能下地。费用的问题你老人家就不要担心了，我都已经交了5000元进去了，以后再说。

听说简明把费用都交了，而且是5000元，水秀下意识地往上撑了撑，眼睛鼓得像个汤圆似的，对简明说，侄子啊，要不得要不得，你和我们无亲无故的，怎能